



南豐先生元豐類書卷第六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律詩

郊祀慶成詩進狀

右臣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郊見上帝聖意重慎齋潔謹嚴始就帷宮則獨先群臣宵興待事及至壇場則陟降陛級徹去廂藉至於薦獻之際則又端立以須不肯即安退就便次所以至誠兢兢如此故得天地祖宗眷顧臨饗華夷蠻貊觀聽欣喜惟初積陰久而未解及輅車既駕則天宇湛然日光明潤可謂

宋本右臣三字

能得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福合於天且不違之聖
宜有歌頌被於聲律臣與在館閣以文字爲職不敢
以菲薄自止謹作五言郊祀慶成詩一首凡一百二
十字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
上進以聞

詩

即祚謳歌後欽柴禮數新盛容超曠代樂貢盡殊隣
宿戒臨行殿宵興絕衆臣立須空便次步進却柔柎
外物雖多品天心在一純高靈終享德群望亦依仁
暗藹如無間。逢延若可親欲知精意答預覩太和臻
積暄沉遙向浮陽上綺闈霽雲生斐亶愛景駐逡巡
厚慶歸清廟餘釐及兆人還宮動前蹕喜氣入韶鈞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納諫終無悟知人久更明恩波通四海壽域載群生
異俗衣裳會諸儒雅頌聲威靈空想象盛德詎能名
日轉歸人外天移入畫中冕旒餘澤在警蹕舊儀空
卜宅三州繞方喪萬里通初寒石門路松檜颺悲風
滄海難回日青雲始送春服喪三月徧遏樂四夷均
感格英靈在褒揚大號新依然社稷計王業付真人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範鎔歸獨化綱理付群材
禹會方無外虞巡遂不回空驚栢城仗簫鼓送餘哀
繼文猶旦暮歸啓已謳吟畫手傳英氣書筠見德音
鑄銅餘故鼎喙草付春禽試望橋山路蕭蕭翠栢深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 并進狀

右臣伏以大行皇太后在位四十有七年身處宮闈
聰明慈恕恭儉之德見於天下洽於衆論在仁宗時
有輔佐相成之道在先帝及陛下之日非特始終孝
愛兩義俱隆實有援立鎮撫之大功在先帝之世從
權當國既而還政以時明識獨見出處應理自二帝

三代秦漢以來母后功德未有巍巍如此奄盡大期
群情痛怛陛下執喪哀慕外雖易月內盡至性報復
大恩誠禮備極蓋從古所未聞今山陵有日臣愚淺
薄無以自效謹撰成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繕寫上
進臣無任悲哀感咽之至謹具狀奏聞謹狀

詩

祖烈鷹揚終食冀家聲泉湧舊興譙人倫風化歸三
世王室功勞屬兩朝長信深嚴餘羽衛閔宮崇大列
宗桃衣冠籍籍談遺事不盡鴻名對未昭

山河德履孚潛顯江漢仁風被邇遐已輔乾坤成化

宗在無并
進狀三字
心在左
二子

宗在無
繕寫以
下二字

育終符日月繼光華和熹未寤還威柄明德猶踈抑
外家欲次徽音難髣髴空餘流恨入哀笳

送英州蘇秘丞

遠民歌舞戴井平碧閣朱樓照眼明鄉饌雨餘收白
蕈客樽秋後對紅英瀧鳴真水遙通海路入南山不
隔城材術如君有餘暇出遊應數擁雙旌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艤舟金碧照溪沙帆上風吹五兩斜罷郡紫泥催向
闕過江紅旆引還家因將舊社人携酒應喜新林樹
見花莫作山齋久留意中臺虛位有清華

遣興 安州十首

青燈鬪鼠窺寒硯落月啼烏送迥笳江漢置身貧作
客溪山合眼夢還家百憂忽忽丹心破萬事悠悠兩
鬢華誰與健帆先度鳥更無留滯向天涯

楚澤

楚澤荒涼白霧根盈虛無處問乾坤重重旱氣連年
有寂寂遺人幾戶存盜賊恐多從此始經綸空建與
誰論諸公日議雲臺上忍使憂民獨至尊

西亭

團扇頻揮到此亭他鄉愁坐思冥冥空羞避俗無高

節轉覺逢人惡獨醒歲月淹留隨日老乾坤狼狽幾
時寧欲知事事今何似萬里波濤一點萍

盆池

環環清泚早猶深柄柄芙蓉近可尋蒼壁巧藏天影
入翠奩微帶蘚痕侵能供水石三秋興不負江湖萬
里心照影獨憐身老去日添華髮已盈簪

羈遊

麤飯寒螿且自如欲將吾道付樵漁羈遊事事情懷
惡貧病年年故舊疎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誰喜子
雲書何由得洗塵埃盡恣買滄洲結草廬

南軒竹

密竹娟娟數十莖旱天蕭灑有高情風吹已送煩心
醒雨洗還供遠眼清新筍巧穿苔石去碎陰微破粉
墻生應須萬物水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

浮雲樓和趙掾

萬里聊供遠眼開簷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尚拂陽臺
去羽獵曾圍夢澤來解帶欲留長日坐傾壺難飲故
人杯適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幾回

照影亭

河流縈檻色輝輝無數幽禽入鏡飛已映渚花紅四

出更涵沙柳翠相圍不欺毫髮公雖有太盡妍蚩道
恐非自笑病容隨步見未衰華髮滿緇衣

晚望

蠻荆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已
盡屈原辭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雨朝雲又
一時落日西樓憑檻久閑愁唯有此心知

書閣

自憐野性生來拙誰許交情晚最親世路因仍憂檻
穽他鄉衰暮傍風塵惟將菽藿還求志未有秋毫可
爲人一畝蕭然須暫得欲偷閑日長精神

贈彈琴者

至音淡薄誰曾賞古意飄零自可憐不似秦箏能合
意滿堂傾耳十三絃

寄孫正之

貌癯心苦氣飄飄長餓空林不可招能舉丘山惟筆
力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綴緝應千首學術窺尋豈
一朝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秋日感事示介甫

秋日氣已盛陰蟲朝暮聲煙雲斷溪樹風雨入山城
沙磧有遺虜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耻論兵

簡翁都官

倦遊公府曳長裾笑上扁舟指舊廬自有文章真杞梓不須彫琢是璠璣浮蛆蒲瓮嘗春酒垂露臨窓理素書况得君賓同壯節一鄉清問更誰如

陳祁秀才園亭

眼無塵土境殊清一繞芳蹊病體輕煙樹疑從古畫見水軒真在碧天行君能極巧安山勢我欲忘歸聽竹聲只恐主人難住此弟兄佳行滿鄉評

上杜相公

水為舟楫旱為霖社稷生民注意深豈謂便辭黃閣議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時國老心只有功名隨日遠不令功被管絃音

胡大傅挽詞二首

讜言留簡冊恭德載閨門福履三朝盛官儀一品尊九原無復起萬事付誰論不必諸儒記清名久自存遠略參基命雄文入典章轎車俄就路瑞節始還鄉象物陳虛寢哀歌寄奠觴惟應九原上松檜日蒼蒼

訓材叔江西道中作

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痕乾入陂野水冬來淺對樹諸峰雪後寒塢笛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

中看行尋故友心無事不覺西遊道路難

送雙漸之漢陽

楚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何年南狩牙櫓
出六月西來雪浪浮夏口樓臺供夕望秦川風物待
春遊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

東塘

字本

孔明

稱吳稱魏已紛紛渭水西邊獨漢臣平日將軍不三
顧尋常口里帶經人

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鳥啼綠樹穿花
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已事儘從多難見
人情閑中我樂人應咲忙處人爭我不爭

贈安禪懃上人

詎知蕭灑吾廬舊却有高明此寺隣水竹迸生剛節
老秋山過抱翠嵐新惟憐季子歸來困自笑原思久
更貧深識幽人風義厚掃軒開榻最相親

贈護仁監院

人貧舉世今爲甚僧事新年始更多食糲衣穿雖擾
擾構虛基險自峩峩誅茅改築君初有繫馬長吟我
暫過但覺滿山金碧澗不知誰到爲烟蘿

送覺祖明上人

冠石新墻日月回，豐堂環殿起崔嵬。鍾隨秋勢金聲壯，佛隱寒雲玉座開。流水遠奔雙澗去，平林高擁四山來。麒麟細草東南路，一望松門意自哀。

謁李白墓

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依然精爽動山川。曾無近屬持門戶，空有鄉人拂几筵。顧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吊前賢。

送撫州錢郎中

名郎一作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瀟翠幕管絃三。市

晚畫堂煙雨五峯秋，黃桂巧綴星垂檻，香稻勻翻雪

滿甌。應與謝公資健筆，邦人才薄詎能酬。

送王汝使兩浙

使傳東馳下九天，此邦曾屈試鳴絃。仁聲又向新年入，惠澤猶為故老傳。翠巘煙雲生席上，滄溟風雨到樽前。經營智畧多餘暇，賞燕誰酬白雪篇。

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遠，神情清玉氣溫。節廉貧愈見，風義老彌惇。舊學資詳正，新儀屬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脩門。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

鵬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隧煙
簡景山侍御

長季心事最相親一笑相踈忽數旬栢府地嚴方許
國芸臺官冷但容身饑腸漫竊公厨膳病髮難堪客
舍塵還有鹿門棲宿興想君他日肯為隣

送李莘太傅

鄴道鳴絃去客臺抱蕊初塵沙開祖帳冰雪映征車
久待連城價誰騰一鸚書君王覽豪俊應復召嚴徐

遊天章寺

藍輿朝出踏輕塵拂面毵毵柳色新曲水豈能留往
事南湖空解照行人最宜靈運登山屐不負淵明漉
酒巾老去飄零心未折暫須同醉海邊春

送關彥遠

莫辭為我百分飲從此送君千里行物情簪履尚須
念人道交親那可輕渚梅江柳弄佳色林鳥野蜂吟
好聲對之但醉餘可置明日此盃誰共傾

送關遠赴江西

食蘗飲冰廉士操敝衣穿履古人風溪堂興足登臨
後滕閣今歸嘯傲中一榻高懸賓閣峻二龍俱化縣
池空因過勝境須行樂驛召方當急詔東

西園席上
省閣名郎國羽儀
瀛洲仙客衆
著龜山蹊向日花開
早海嶠經寒酒熟遲
下榻笑談紅旆偃
引觴醒醉玉釵隨
唯慙別乘踈頑甚
滿面塵埃更有詩

送孫穎賢

在秦州

穰穰秦州鐵馬群
青衫吾子仕猶屯
高談消長才驚世
藐視公侯行出人
古氣欲遵奔日月
畏塗曾觸滯荆榛
明夷夫決應斟酌
自向窮通有屈伸

送鄭州邵資政

江夏無雙譽
蓄川第一才
笑談成黼藻
咳唾落瓊瑰

字存

紫氣鋒鋦露青冥
羽翼開雋遊
追幙府高步
集蓬萊
探討篇章洽
研磨術業該
九霄新漢邸
萬目注梁臺
選擇真儒用
招延急詔催
衣冠驚角綺
賓友重鄒枚
每右橫經席
寧虛置醴杯
八荒披日月
萬里散雲雷
始去東山榜
俄參北斗魁
廟堂竒計得
羗虜驚心摧
帝念人求舊
朝須汝作梅
避榮言屢切
請外志難回
際海歸封略
連吳入剗裁
夕冰承命出
畫錦過鄉來
許國風猷壯
容民宇量恢
節旄恩換鎮
京室地稱陪
賜覲親中宸
通班接上台
壺漿空度洧
公位在三槐
看花

春來日日探花開，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賦妍華無健筆，擬酬芳景怕深盃。但知抖擻紅塵去，莫問鬢髻白髮催。更老風情轉應少，且邀佳客試徘徊。

會稽絕句三首送趙資政

字序無送趙資政四字為是此知趙州時寄與之作或此以前到也

花開日日去看花，遲日猶嫌影易斜。莫問會稽山外事，但將歌管醉流霞。

花開日日插花歸，酒盞歌喉處處隨。不是心閑無此樂，莫教門外俗人知。

年年穀雨愁春晚，况是江湖兩鬢華。欲載一樽乘興去，不知何處有殘花。

送任達度支監嵩山崇福宮

漢陽門下士車騎，幕中賓志節初皆壯。風流久更新，樞庭承遠派。即位襲清塵，雅淡琴聲古。溫純玉性真，詩書來射策。慈惠起臨人，淮海褰帷久。褒斜叱馭頻，政平無橫吏。刑省絕寃民，汴路揚旌出。吳門擁節巡，持權心似水。待物氣如春，懋德垂承認。遺榮遽乞身，行高寧繫俗。道勝不憂貧，地絕分琳館。西歸近紫宸，鴻飛開羽翼。驥逸露精神，却理煙霞宅。重尋水石隣，青嵩銷鶴怨。碧落見鷗馴，故友欣聯壁。諸儒慕墊巾，學兼鴻寶異。興與赤松親，激勸留方冊。驚傳動縉紳。

字序落

送趙資政

浮雲雖抗意及席正逢辰
砥恐尊廉退丁寧致軟輪
好問逢真主能言邁古風
犯顏天意沃造膝衆情通
彈治心忘勢澄清誼匪躬
朝廷推指佞都邑避乘駟
白簡威方厲青規遇更隆
折符霄漢上開幕斗牛中
里聚追胥息階庭訟鉅空
紀綱官特峻帷幄地彌崇
吏治連城肅倉儲絕塞充
錦官清鎮俗玉壘靜臨戎
膏澤涵荒阻春陽煦滯窮
鈞衡求雋望龜筮協淵衷
間出千齡合平居一德同
股肱康事力舟楫濟川功
遠大經綸略精微獻替忠
夕冰分外閩晝錦過江東
比戶仁聲入提封喜氣融
信深銷衆僞明盛破群蒙
正洽謳歌美俄更節制雄
保民追呂尚分土繼逢公
淄水移幢碧牛山駐旆紅
魚鹽方舸集綺繡萬箱叢
少憇驅千騎行歸冠百工
衮衣天下詠豈獨是空侗

過高士坊

一畝蕭然絕世喧抗懷那肯就籠樊
功名晚更爲餘事蓄異初嘗出至言
郡閣已空徐孺榻里人猶識鄭公門
斯文未喪如繇我後代當知李仲元

餘杭久旱趙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連章天上乞身閑笑入吳船擁節還
一夜風雷驅旱

南豐集 卷六
三
魁始知霖雨出人間
旌旗東下路塵開
六月風雲席上回
正恐一方人暍
死直將霖雨過江來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咨臣郎中文燕席

月明如晝露華濃
錦帳名郎笑語同
金地夜寒消美酒
玉人春困倚東風
紅雲燈火浮滄海
碧水樓臺浸遠空
白髮蹉跎歡意少
強顏猶入少年叢

送沈諫議

東南經濟得時英
方底除書下漢庭
將幕鼓旗驚白晝
諫垣冠劍動青冥
指撝甌越歸談笑
鎮壓江吳出醉醒
金鼎鹽梅須大用
九霄應已夢儀形

訓王徽之汴中見贈

黃流渾渾來沙際
佳氣葱葱近日邊
河漢槎雖通遠客
蓬萊風未縱歸船
山城劇飲銷紅燭
水驛高吟褰彩牋
老去相逢情自密
不關清賞合留連

寄鄆州邵資政

蒙問敝邑山水之景見索新詩重意之辱謹吟二百字上寄

鈇筆雙書客朱轡
守土臣素餐方側席
黃髮已侵巾喜有山園郭
仍憐水蒲津
清華閑耳目蕭灑長精神
秀色秋來重寒聲
雨後新宿雲依戶
牖流月過松筠
北圃分殊境西湖斷俗塵
渚花紅四出沙鳥翠相親

蒙鄆州知府王極道
書言入秋以來其有
觀之興而少行樂之地
曰問故邑山水之景見
索詩詩其荒原久矣
惟有意之存不勝自
山讀吟二百字上寄

南豐集 卷六 十四
茨老含珠寶魚驚躍錦鱗飛梁凌宵渺虛榭壓齋淪
嶺對橫脩竹洲分抱白蘋靜宜人事拙閑覺道腹真
器小難周物官微幸庇身簿書偷暇日杖屨想幽人
沂險飛遊艇探竒漾釣緡形縻甘鶴怨心忝得鷗馴
督府恩容久芳牋訊問頻門庭嚴衛戟尊俎從華紳
却起烟霞興還思水石鄰自嗤田父樂那可薦鴻鈞
和邵資政
拂衣久欲求三徑竊食聊須把一麾世路賤貧從所
好老年胸臆固無竒樊籠偶得滄洲趣蕪類難酬白
雪辭督府繇來恩禮厚每容商也與言詩

和孔教授

治煩方喜衆材同坐嘯南陽郡閣中几案有塵書檄
簡里間無事稻糞豐衣冠濟濟歸儒學俎豆詵詵得
古風幸屈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蜚鴻

喜雪二首

欲休還舞任風吹斷續繁雲作陣隨已塞茅蹊人起
晚更迷沙渚鳥飛遲混同天地歸無跡潤色山川入
有爲太守不辭留客醉豐年佳兆可前知

雜雨零初急因風灑更狂英華傾月窟光氣瀉天潢
宛轉花飛密紆餘舞態長化對隨大小成器任園方

南豐集 卷一 十五
秀已滋山國清。允助水鄉色嚴齊。下明盛析毫芒。
潤屋情誇誕。埋輪興激昂。收功歸澤物。全德在包荒。
預喜倉箱富。潛知海嶽康。蕭晨迎賀客。歌吹趣傳觴。
雪後同徐祕丞皇甫節推孔教授北園晚步
沙草正黃瀕海意。江梅還白故園情。循除遠水春前
急。繞郭空山雪後明。林影易斜寒日短。角聲吹去暮
雲平。最慙佳客忘形契。肯伴衰翁着屐行。

郡齋即事二首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衰翁困舍穰穰逢康
歲。問里恂恂有古風。憫氏宿奸投海外。伏生新學始

山東

時大姦周高投海島而學校講說尚書

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

陽佳氣中

蒲軒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
日。兩衙封印自繇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
探春。總是濟南爲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憶越中梅

浣沙亭北小山梅。蘭渚移來手自栽。今日舊林冰雪
地。冷香幽艷向誰開。

再賦喜雪

六花飛舞勢踰躑。點綴寒林態更妍。山險龍蛇盤鳥

道野平江海變畝田人狂奔月非關夜馬健乘雲別
有天况值白年新酒熟可能相就慶豐年

寄致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備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
此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醇醇
大略才超古昌言勇絕人抗懷輕綏冕瀝懇謝陶鈞
耕稼歸莘野畋漁返渭濱五年清興屬一日壯圖伸
北闕恩知舊東宮命數新鸞凰開羽翼驥騶放精神
曠達林中趣高閑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驛候嘉賓
主當西湖月勾留潁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
酒熟誇浮蟻書成感獲麟激昂踈受晚冲淡赤松親
龍卧傾時望鴻宜聳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
策畫咨詢急儀刑矚想頻應須協龜筮更起為生民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六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七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律詩

冬夜即事

印奩封罷閣鈴閑喜有秋毫免素餐市粟易求倉廩
 實邑甯無警里問安香清一榻氎能暖月澹千門霧
 淞寒聞說豐年從此始更回籠燭卷簾看齊寒甚夜
 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階庭尤為可愛齊人
 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以為豐年之祥

訓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

旱氣滿原野子行歸舊廬顙天高未動望歲了何如

荒土欲生火涸溪容過車民期得霖雨吾豈灌園蔬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反
覆泰山鷗飽正飛揚懶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書味
更長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紫荷香

湖面平隨葦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
曉六月蓬瀛燕坐涼滄海桴浮成曠蕩明河槎上更
微芒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早起赴行香

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

鴈欲深烟柳已藏鴉井轆聲急推寒玉籠燭光繁

絳紗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

席上 一本下有舞
三公三字

市井蕭條烟火微兩衙散雪夜深時若無一曲傳金

盞爭柰衰翁兩鬢絲

和陳郎中

材薄安時甘寂寞身閑乘興喜登臨每尋香草牽狂
思曾向幽蘭費苦吟明月幾人非按劍高山從古少
知音數篇清絕賡歌意默見馮唐異俗心

雪後

雪景鮮妍猶弄色柳條葱蒨已抽萌
風光苒苒流雙轂人事悠悠寄一枰
射羿未應今獨有嘲雄何必史能評
且將畫諾供談笑更選名園載酒行

舜泉

山麓舊耕迷故壟井幹餘汲見飛泉
清涵廣陌能成雨冷浸平湖別有天
南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
更應此水無休歇餘澤人間世世傳

閱武堂

五朝坏冶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
胡馬不闕光祿塞漢家常隸羽林
兵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
行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偶專城

環波亭

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須把酒杯
楊柳巧含烟景合芙蓉爭帶露華開
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聲四面來
誰信瀛洲未歸去兩州俱得小蓬萊

鵲山亭

大亭孤起壓城顛屋角峩峩插紫烟
灤水飛綃來野岸鵲山浮黛入晴天
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
太守自嗟還自笑歸時乘月尚留連

芍藥廳

南豐集 卷七 三
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烟紫不勝妍。肯爲雲住陽臺女，恐逐風飛飾室仙。疑有祀洧外送歸情放蕩，省中番直勢拘攣。何如蕭灑山城守，淺酌清吟濟水邊。

水香亭

臨池飛構鬱嵒峩，櫺檻無風影自搖。群玉過林抽翠竹，雙虹垂岸跨平橋。煩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沙水蒲撓。莫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處異香飄。

靜化堂

脩簷轍轍背城陰，行盡松篁一徑深。好鳥自飛還自下，白雲無事亦無心。客來但飲平陽酒，衙退常攜靖節琴。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仁風廳

凜凜風生寄此堂，塵埃消盡興何長。朱絃鼓舞逢千載，白羽吹揚慰一方。已散浮雲滄海上，更飛霖雨泰山傍。誰知萬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座涼。

閱武堂下新渠

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遙經畫閣來。洗耳厭聞誇勢利，濯纓羞去傍塵埃。不憂待月供詩筆，已欲看花泛酒杯。却憶虎谿橋上過，夜涼臨砌尚徘徊。

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沉烟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北渚亭

四楹虛敞地無鄰。斷送孤高與使君。午夜坐臨滄海日。半天唵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薰。莫笑一樽留戀久。下堦塵土便紛紛。

芙蓉橋

鴈翅橫連杜若洲。碧欄干影在中流。蓬萊日日遊人到。誰道僊風解引舟。

百花臺

煙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采州。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遊。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竊食東州歲未期。蓬萊人問幾時歸。凭闌到處臨清泚。開閣終朝對翠微。兩印每閑軍市靜。雙旌多偃送迎稀。一枝數粒身安穩。不羨雲鵬九萬飛。

霧淞

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初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鬆。

正月六日雪霽

雪消山水見精神，滿眼東風送早春。
明日杏園應爛熳，便須期約看花人。

寄顧子敦

清曠亭邊雁欲回，南湖分浪入城來。
空山過臘猶藏雪，野岼先春已放梅。
三徑未歸聊自適，一尊尋勝每同開。
如今試想長松下，玉麈高談豈易陪。

二月八日北城閑步

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
便起高亭臨北渚，欲乘長日勸春耕。

詠柳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北園會客不飲

畫橋南北水西東，高下花枝綠間紅。
殢得春風人盡醉，獨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涼

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
魚戲一篙新浪滿，鳥啼千步綠陰成。
虹腰隱隱松橋出，鷁首峩峩畫舫行。
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偶徇一官偷祿計便懷千里長人憂桑間舉箔蠶初
繭隴上揮鎌麥已秋更喜風雷生北極頓啟雲雨出
靈秋從今菽粟非虛禱會見甌窶果滿篝

字本

雨後環波亭次韻四首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候月已知星好雨十年方喜夢維魚從今撥置庭中
事寧喜西軒睡枕書

次縮得風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樵舟朝暮客乘風清泉雨後分毛

髮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維得禽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紫桑椹熟轉新禽看花弄水非無
事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維得花字韻

丹杏一番收美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心
日坐到城頭泊暝鷗

去年久旱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復旱得

雨亦六月十三日也

去年六月焦原雨入得東州第一朝今日看雲舊時

節又來農畔聽蕭蕭

到郡六年

薄材何幸擁朱軒竊食東風已一年隴上雨餘看麥
秀桑間日永問蠶眠官名雖冗身無累心事長閑地
自偏祗恐再期官滿去每來湖岸合留連

孔教授張法曹以曾論薦特示長牋

綠髮朱顏兩少年出倫清譽每相先壁中字爲時人
考圯上書從老父傳泮水笑談邀法飲高齋閑燕屬
佳篇衰翁厚幸懷雙璧更起狂心慕薦賢

酬強幾聖

俯仰株泉繞舍清經年閑卧濟南城山田雨足心無
事水榭華開眼更明新霽烟雲飛觀出晚涼歌吹盡
橋橫寄聲裴令樽前客祗欠高談一座傾

人情

人情當面蔽山丘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非真學
士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成孤論耕釣依依憶
舊遊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上扁舟

寄王樂道

荊州南走困塵埃應喜文章意自開明世正逢多事
日要塗湏用出倫材不回霜雪天應惜未得風雲衆

忍摧若向沙頭吊杜甫近詩懸望自書來

戲書

集賢自笑文章少為郡誰言樂事多報谷書題親筆
硯逢迎使客聽笙謔一心了了無人語兩鬢蕭蕭奈
老何還有不隨流俗處秋毫無累損天和

贈張濟

憶初蘭渚訪沉淪一畝蕭然里舍貧節行又窮彌好
古文章垂老更驚人詩書就我論新意冠劍投誰拂
舊塵山驛荒涼煩枉道一觴相屬莫嫌頻

北渚亭雨中

猿衣已出塵土外卷箔更當風雨間泉聲漸落石溝
澗雲氣迥壓金輿山寒沙漠漠鳥飛去野路悠悠人
自還耕桑千里正無事况有罇酒聊開顏

送趙資政

鎮撫西南衆望傾玉書天上輟持衡春風不覺岷山
遠和氣還從錦水生學舍却尋餘教在棠郊應喜舊
陰成歸來促召調鑪冶莫為兒童竹馬迎

釣突泉

一派遙從玉水分暗來都灑歷山塵滋榮冬茹温常
早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傍行似鑑最憐沙際涌

水西亭書事

如輪曾城齊魯封疆會况託娥英詫世人

金線泉

玉甃常浮灝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雲依美藻爭成
縷月照靈漪巧上弦已遠渚花紅灼灼更縈沙竹翠
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冰繡一片天

靈漫錄
作寒

北池小會飲

笑語從容酒慢巡笙謔隨賞北池春波間鏤檻花迷
眼沙際朱橋柳拂人金縷暗移泉溜急銀簧相合鳥
聲新幸時無事須行樂物外乾坤一點塵

送韓廷評

五
一
九

謝庭冠蓋舊追尋僻郡相從喜更深進道由來輕拱
壁傳經知不羨籬金騏驎要試風沙遠竹栢須忘霰
雪侵別後壯懷應努力白頭傾耳聽徽音

寄孫莘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字碑豐亦易忘棗木已非真篆
刻色絲空喜好文章峴山漢水成塵擲大厦深簷且
秘藏好事今推雪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琅

鵲山

一峰孤起勢崔嵬秀色接籃入酒盃靈藥已從清露
得平湖長泛宿雲回翰林明月舟中過司馬虛亭竹

外開我亦退公思蠟屐會看歸路送人來

華不注山水經華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峯特起

山輿

虎牙千仞立纓纓峻拔遙臨濟水南翠嶺嫩嵐晴可
掇金輿陳迹久誰探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
氣酣丑父遺忠無處問空餘一掬野泉甘

靈巖寺兼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法定禪房臨峭谷辟支靈塔冠層巒軒窓勢聳雲林
合鐘磬聲高鳥道盤白鶴已飛泉自湧青龍無迹洞
常寒更開霽遠相從樂世道囂塵豈可干

和孔仲平

園池方喜共追尋正是槐榆夾路陰雙燭縱談樽酒
淥一枰銷日紙窓深波濤萬字驚人筆塵土千鍾異
俗心佳句從來知寡和愧將沙礫報黃兼一作金

郡樓

滿眼青山更上樓偶携閑客此閑遊飛花不盡隨風
起野水無邊帶雨流懷舊有情惟社燕忘機相得更
沙鷗黃金駟馬皆塵土莫訴當歡酒百甌

鮑山

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兩眼明若道人心是牙

南豐集
卷七
九
戟山前那得叔牙城

鄆州新堂

百尺豐堂汶水濱
魯侯清燕此逡巡
谿寒素礫偏宜
月壁瑩黃金不受塵
引客笙歌行處是
賞心花木四
時新未應久作林泉主
天子今思舊學臣

垓下

三傑同歸漢道興
拔山餘力爾徒矜
泫然垓下真兒
女不悟當從一范增

離齊州後五首

雲帆十幅順風行
卧聽隨船白浪聲
好在西湖波上

月酒醒還對紙窓明

畫船終日扒沙行
已去齊州一月程
千里相隨是明

月水西亭上一般明

文犀剌剌穿林筍
翠靨田田出水荷
正是西亭銷暑

日却將離恨寄煙波

將家須向習池遊
難放西湖十頃秋
從此七橋風與

月夢魂長到木蘭舟

荷氣夜涼生枕席
水聲秋醉入簾幃
一帆千里空回

首寂寞船窓祗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白玉觴誰對七橋今夜
月有情千里不相忘

庭檜呈蔣穎叔

樛枝高下秀森森曾寄名卿一作異俗心草舍一時

成往事松身千里見新陰聲清不受笙竽雜氣勁能

遺霰雪侵漢節從來縱真賞謝庭蘭玉載芳音

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闌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

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鐘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

外風老去衣衿塵土在祗將心目羨冥鴻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大句閑篇久擅場一函初得勝琳琅少陵雅健材孤

出彭澤清閑興寂長世外麒麟誰可係雲中鴻鴈本

高翔白頭多病襄陽守展卷臨風欲自強

金山寺

塵外岌峩鷲嶺宮架虛排險出青紅林光巧轉滄波

上海色遙涵白日東夜靜神龍聽呪食秋深蒼鶻起

搏風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回廊顧盼中

此卷中刻中皆遺小西亭畫事一篇得傳是樓所藏本按補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七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八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集詩

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

一川風月高郵夜玉塵清談盡鷁舟未把迂踈笑山

簡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潦退初白沙新岸湊舟車一時屠釣英雄

盡千載河山戰伐餘楚漢舊歌流俚耳韓彭遺壁冠

荒墟可憐馬上縱橫略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佳譽喧喧動士林自重肯悲三獻
玉不欺常慎四知金芝蘭秀出青門盛鴻鷺翻飛紫
殿深別後齋中掛塵榻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秘丞

簿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質性淳公退種花常滿
縣政成駟雉不驚人指麾細柳通河外歌詠甘棠付
漢濱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樽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寺勾業寺丞自

光化相繼遷拜簽判程殿丞受代還朝預有

惜別之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漢上城為僚方喜得時英已無楚澤行吟
意便更有南陽坐嘯名驥力用來精爽緊鷓行歸去羽
翰輕須知別後狂山簡夢寐清談鄙吝生

雨中王駕部席上

鳩鳴連日始成陰薄雨聊寬望歲心浴雁野塘新浪
細藏鷓宮柳嫩條深春寒巧放花遲發人老嗟辭酒
滿斟英雋並遊知最幸名園偷暇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因話荆楚故事仍賦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文

字本鳴

字本

字本

酒重訪清江下瀨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識高寧許笑
求田已闕品藻傳。荆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庭。暫留車馬憩林坰。多情置驛邀佳
客好事磨鉛勘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幌數
峯青。春醪有禁無繇寄誰爲。江潭訪獨醒。

贈黃降自宣城赴官許昌

所學從誰得。最完預章新。出已難攀不。搖聲利心能
定欲正哇淫。手自刪。頰水珠璣來。席上鄢城桃李任
人間高齋掛榻。驪訶後坐守塵。緇少往還。

招擇甫竹亭閑話

偶歸塞馬應何定。粒食鷓鴣頗自安。雲壓楚山春後
雪。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材。難強酒聖還。諳量
未寬。賴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檀欒。

和鄭微之

故人容下榻。清讌得傳杯。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梅。
雲林千嶂出。煙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別。歸期信召催。

送陳世脩

沙渚鴻飛入楚雲。遠林樵爨宿煙昏。娟娟野菊經秋
灑。漠漠滄江帶雨渾。歸路賞心應駐節。客亭離思暫

開樽莫嗟問俗淹翔久從此頻繁不次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拔薤威名高外服握蘭風力冠中臺好音忽有雙魚
至喜氣遙知五馬來黎顛玉腴含雨重菊房金粉傍
寒開池邊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夙興招客與扳聯烟雲秀發春前
地草木清含雪後天已卜畊桑臨富水暫拋魚鳥去
伊川更追牟杜經行樂况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縈回入杳冥筠松高下簇虛亭春歸野路梅初
白雪盡沙田麥正青馬窟飛雲臨畫棟鳳林斜日照
踈櫺長年酒量殊山簡却上籃輿恨獨醒

韓魏公挽歌詞二首

堂堂風骨氣如春衮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
日握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精靈遠長誓山河寵
數新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

緇銖赤舄無驕志咳唾黃金有古風覆冒荒遐知大
度委蛇艱急見孤忠謀謨兩魏丹青力擁立昭宣柱
石功御筆新碑在新隴哀榮誰得似初終

南豐集 卷八 四一
訓吳仲庶龍圖歲暮感懷

瑣闥延闈腹心臣藉甚聲華動縉紳藥石言行天下
兩袴襦恩達國中春召南去後餘思在綸氏歸來壯
志新莫爲流年嗟白髮濟時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恭軒

不要墻頭俗眼看故開蒼蘚種檀欒虛心得處從天
性勁節知來在歲寒葉養風烟誇酒美枝留冰雪送
歌殘名郎感慕同桑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僧正倚大師庵居

蘭棖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遠塵埃五峯只破朝雲
出三谷花浮澗水來風散異香禪榻靜鳥闕清唄法
筵開因過舊國枌榆地松塵高談喜暫陪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訓

山茶純白是天真筠籠封題摘一作尚新秀色未饒三谷

雪清香先得五峰春瓊花散漫情終蕩玉筵蕭條跡

更塵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與初惟此花後

土廟瓊花天下一株近年瓊花
可接遂散漫而此花爲獨出也

訓江西運使蔣穎叔

收科同日曳華裾春劃驚聞刃有餘驄馬已騰雙闕
路木牛還實太倉儲多岐易感千名別置袖空榮一

紙書欲佩左符甌越去更從南斗望單車

刀景純挽歌詞二章

史觀郎闈得謝歸桓桓筋力未全衰園林笑傲笙歌

擁山水追尋几杖隨尺牘百封虛有意文章十秩更

傳誰餘花自出藏春塢一點青燈照繡帷陳遵善書與人尺牘

莫不藏以為榮又云遵日作書數百封親踈各有義白樂天無子其詩云文章十秩官三品身後傳誰

與廢誰景純善作書亦無子故云藏春塢景純自名其所居也八十登高步更輕殷

勤愛客是平生能臨緩急敦風誼不向炎涼逐世情

北岳雲烟思抗志東門冠蓋羨遺榮可憐昨日壺觴

地嗚咽唯聞薤露聲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寶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論

許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惜天涯故

舊稀預想明年雙節召九霄鵬翼看橫飛

遊東山示客

虞寄庵餘蘚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逢堆案文書

少偶見凭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黃微破日

邊風從今準擬頻行樂且伴罇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籃輦寧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去

宗存以

南豐集 卷八
遠洞中花照水長閑樓臺勢出塵埃外鐘磬聲來縹
緲間自笑龕官偷暇日暫携妻子一開顏

聖泉寺

笑問并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冥日抱山腰
閣碧野雲含石眼泉躡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門繫海
東船閩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村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任敦燒藥洞門深獨闕金版驚人
語能到青霞出世心鷄犬亦隨雲外去蓬瀛何必海
中尋丹樓碧閣唐朝寺鐘唄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蠟屐方偷半日閑笑語客隨朱閣
上醉醒身在白雲間溪橋野水清猶急海岬輕寒去
却還爲郡天涯亦瀟灑莫嗟流落鬢毛斑

上元

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
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闌送
目勞自笑侂心逐年少祗尋前事撚霜毛

元沙院

元字避 宋本無去字 聖祖諱

昇山南下一峰高上盡層軒未厭勞際海烟雲常慘

澹大寒松竹更蕭騷經臺日永銷香篆談席風生落
塵毛我亦有心從此得瑤璃瓶水照秋毫

酬柳國博

行止恂恂衆所褒東南佳譽映時髦洞無畦畛心常
坦凜若冰霜節寂高朱紱少留居客左白頭難敵是
詩豪須知別後山城守悵望歸艎送目勞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

新茶最早者生處地向陽也

偏得朝陽借力催千金一跨過溪來曾坑貢後春猶
早海上先嘗第一杯

句依日過仁王寺

雜花飛盡綠陰成處處黃鸝百轉聲隨分笙歌與樽
酒且偷閑日試閑行

亂山

亂山深處轉山多此地棲身柰遠何莫問吾親在何
處舉頭東岼是新羅

福州際海東瀛即新羅諸國圖經亦云長溪與外國接界

新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自知孤宦無材術誰道京師有政聲嘿坐海邊何計
是白頭親在鳳凰城

寄獻新茶

種處地靈偏得日摘時春早未聞雷京師萬里爭先

到應得慈親手自開

方推官寄新茶

採摘東溪最上春
壑源諸葉品尤新
龍團貢罷爭先得
肯寄天涯主諾人

嘗新茶

丁晉公北苑新茶詩序云
茶芽採時如麩麥之大者

麥粒收來品絕倫
葵花製出樣爭新
一杯永日醒雙
眼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鄉子中使高麗

並使時推出衆材
異方迎拜六城開
宣風直到東西
部仗節遙臨大小
梅滄海路從三島
去玉山人到二
星回黃金白
氈饒君用銅器
應餘寄我來

出郊

葛葉催畊二月時
斜橋曲岬馬行遲
家家賣酒清明
近紅白花開一兩枝

蹇礪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
寂憐溪岬兩旗新
肯分方跨醒衰
思應恐慵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雙龍去
閩處人間一水爭
分得餘甘慰
憔悴嘗終夜骨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橫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
盡惟有青青草色齊
水滿橫塘雨過時一番紅影雜花飛送春無限情惆
悵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一麾飄泊在天涯寒食園林不見花唯有市亭酤酒
客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涉門

紅紗籠燭暹斜橋復觀暈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
睡滿堤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半出星辰亦半昏上得籃輦是中
夜兩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鉤踈
箔卧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丹砂綠手落塵埃誰能有力如黃
犢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冰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千門萬戶誰曾

得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縠囊收白露團未會封植向長安昭陽殿裏才聞
得已道佳人不奈寒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寶奩解笑詩人誇博

物祇知紅顆味酸甜

白樂天詠荔枝詩云津液并酸
如醴酪杜工部詩云紅顆酸

祇自如此皆巴蜀荔枝而
已不知閩越荔枝酸也

王虞部惠佳篇敘述昔與相潭亡第遊從仍以

亡第舊詩見示

薄宦紅塵常拂面早衰黃髮已盈顛棗華零落曾誰

語鴻羽蕭條祇自憐已矣空聞懷舊賦泫然猶獲濟

江篇慇懃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時召判大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著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官雖

冷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顏馬蹄遙望斗杓還從今步步行平

地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堵墻學士驚相

問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寧羞猿鶴驚論高知峻節交淡見純誠

崇

自昔心無間相逢眼更明何當薦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侯職方同燕席

兩翁頭白喜追陪好事鈴齋燕席開臘在未消盈尺
雪春歸先放一枝梅况無庭下書投鉅更盡筵中酒
滿杯周召二南皆絕唱抑揚賡和媿非材

寄趙宮保

銅扉得謝從今日玉鉉辭榮已十年素節謹言留簡
冊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劍外仁風故
老傳門外敢應瀟灑客喜公平地作神僊

和酬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龍樓調護官雖
寵鳩杖躋攀興已濃不變松篁心轉勁無邊江海量
兼容磻溪縱老寧閑得會為蒼生起更重

愛國憂民有古風米鹽親省尚嫌慵衮衣天上歸何
晚霖雨人間望正濃三少官儀雖赫赫五湖心事肯
容容角巾藜杖經行處知在雲山第幾重

和趙宮保別杭州

紵鼓留公豈是催公詩云湖過魚船疊鼓催湖山得意且徘徊更
應准擬須乘興范蠡扁舟去却來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梨棗纍纍正熟時粟田鷄兔亦爭肥園亭盡日追尋
遍只欠厭厭醉始歸

汴水溶溶帶雨流黃花艷艷亦迎秋看花引水園林
主應笑行人易白頭

秣地成來多釀酒杏林熟後亦留錢不須置驛迎賓
客直到門前繫畫船

雪亳州

欲下蒼涼日全低黯靄天飄飄投夜急瑣碎得風儂
穢壤彌縫徧枯芟點綴妍繁英飛面旋艷舞起翩躚
已壓穿林竹還冰落澗泉抵巇輕自肆乘隙巧爭先
壑隔書郵斷侵凌客履穿恐傾貧巷屋覺重泝溪船
暗有顏空姣洵無質可鑄包藏蕪海岳蒙蔽匝坤乾
枚叟招何晚袁安卧正堅會須逢見睨萬里豁晴川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州

笑指家園是五湖畫船東下載圖書收功玉鉉丹青
後得老銅樓羽翼初醒醉放懷從野服登臨乘興屬
安車一作輿公既謝事即圃都門飲餞光華盛不獨
當年有二踈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峰蕭灑背城陰碧瓦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砌

冷日臨經帙紙窓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籃輦客追尋。

鶴林寺

李涉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即此寺也。

昔人春盡強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閑。何似一樽乘興去。醉中騎馬月中還。

送關彥遠赴河北

子明高誼衆人知。苗裔清材世所推。詩作士林誇刻燭。賦成天路喜同時。豈當白首淹風力。自合青雲縱羽儀。北部經營應不久。玉階朝夕是歸期。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番新。警蹕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日。天顏回處自生春。行齊鴈鷺常隨仗。步穩驂騑不起塵。歸路青雲喧鼓吹。樂遊從此屬都人。是時上服

皇后三年喪畢始聽樂及許燃燈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幟霓旌夾露臺。夜涼宮扇月中開。龍銜燭抱金門出。鰲負山趨玉座來。碭極戲添夷客喜。漢嚮四夷之客作海中之

戲。栢梁篇較從臣材。共知天意同民樂。願奏君王萬

壽杯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九衢僊仗豫遊歸寶燭星繁換夕暉傳醖未斜清禁
月散花還拂侍臣衣天香暗度金虬暖宮扇雙開彩
鳳飛法曲世人聽未足却迎朱輦下端闈

集賢殿春燕呈諸同舍

御爐風細麝烟浮法樂聲和酒味柔冠劍九重霄漢
路鶯花三月帝王州重廊作四合盤龍幕當殿雙高彩
鳳樓歸去人人誇雨露總含歡意躍驂駟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北上郊原一據鞭華林清集綴儒冠方塘泮泮春先
淥密竹娟娟午更寒流渚酒浮金鑿落照庭花並玉

欄杆君恩倍覺丘山重長日從容笑語懽

池上即席送况之赴宣城

池上紅深綠淺時春風蕩漾水逶迤南州鼓舞歸慈
惠東觀壺觴惜別離遠岫烟雲供醉眼雙谿魚鳥付
新詩陵陽豈是遲留地趣駕追鋒自有期

寄題饒君茂材葆光庵

適意藜羹與布裘結廬人境地還幽清談汝水孤猿
夜爽氣麻源一葉秋應有風騷歸健筆可無樽酒付
扁舟因君更起家園興夢寐思從几杖遊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塵斷早涼生
細葛含風體更清
官府吏閑時樂
易市廛人喜政
和平揮金款款宮
槐盡鳴玉淙淙御
水聲觀闕漸迎初
日上馬頭還傍綠
陰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八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九

論

唐論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
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旣攻秦而亡之以歸於
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
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
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

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
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餘
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
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
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
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
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
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
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
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

庶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
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
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
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而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
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
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
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
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
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

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
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
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
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
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
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
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
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
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
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

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
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
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議
爲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
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
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
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
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
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

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所明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

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

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

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駮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太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

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

南豐集 卷之六 五

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蔡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

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

服作

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
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
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
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
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
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
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
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
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
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
祀是不一於正統懷貳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
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世
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
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
號曰皇考旣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
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
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
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
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

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
 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
 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
 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
 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
 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
 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
 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
 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

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為人後
 奉親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甲命尊
 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
 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
 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
 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
 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
 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
 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
 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

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入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邠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

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緣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生九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

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纘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阜隸叔何亦以爲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

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徃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

古之教世子之法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况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固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

南豐集 卷九
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
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
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師之
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
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
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
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者顧僕僕然
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
解其惑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
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
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
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
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
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
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
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
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
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

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

而足鑑
何似作
何以

直偽上
無有字

取字
所下脫

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
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
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
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
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
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
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
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
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
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懈之計有窺倉庫

作俚字
是鑑同

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
烏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
者旣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
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
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
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
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
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
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
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

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以不失况於全牛

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得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猷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

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通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恥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國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

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殘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

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薺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九

元豐類藁卷第十

南豐後學邵濂校刊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迺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

我不知其常理所次錄箕子廼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廼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墮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廼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日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

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庶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

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人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醜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
 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
 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
 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
 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
 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渚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
 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
 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
 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
 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
 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
 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
 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之稼穡而

字本

是之舊本皆作之此皆誤

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
 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
 者凡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
 味者皆養人之者所者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為要言也
 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
 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

字本

舊到作

曰聽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
作肅從作乂明作晬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
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
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
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錄
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
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
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
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
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

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
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
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
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
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
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
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
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
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
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

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筭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作聰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獨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

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復相
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
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
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
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
又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
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
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
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
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
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
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
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
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懿明文思言貌者蓋堯
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
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

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彝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聰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

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

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爲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者舜爲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

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

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青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青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青也

字本

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弃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

疑有訛字

焉

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懷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彝倫之叙也不然則彝倫之數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

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懼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
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
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
中也有猷有爲有守而不懼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
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
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
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
大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斃獨柔不中者至
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斃獨柔無畏高
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斃獨則夫

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太
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也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
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
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
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變之
教胄子臯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
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
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爲者進
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
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

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爲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必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已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已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已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爲

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
其爲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
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
者不出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
爲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
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于中也由
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
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
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
者之所反申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
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若人者未有不由
此而國家天下可爲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
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
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
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
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
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
所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爲

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
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
賢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
之爲類雖九然克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
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九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爲
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
旣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于帝
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
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
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
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
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
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
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
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
剛克爨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
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爨友柔克者

所遇之變殊故所以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何也？人之為德高亢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已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所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所尊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王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王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

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王食正直
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
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王食則爲側頗僻無所不僭
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
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脩皇極建而已
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廼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
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
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
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
謂凡七者也巳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
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
謀及乃心揆諸巳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
謀及龜筮參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何也
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
強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
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
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
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
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
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
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
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

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類庶草繁庶一極備凶一極
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晡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
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
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
謂各以其類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
不蕃庶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
則為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

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已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日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旣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證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證之所集也。故省民者。廼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證。無所當。而於言為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曰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

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證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

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脩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證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序進太祖皇帝總序狀并進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日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躋跡焜燿昭徹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畧千載以來特起之上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億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

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
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
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
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
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
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
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
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
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
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
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
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
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
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
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
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民之不良也故數
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
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

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調乏絕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已其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旣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闔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

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無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薦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粵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無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遂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大隳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瓜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無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梃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

粵蜀吳楚歐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
姦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
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
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
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
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
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
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
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
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
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
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
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
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
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
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旣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
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
法脫民榜笞死梏定著常刑一本寬太漢祖雖約法
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

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
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疆藩臣遵職漢
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
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
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物
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
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危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
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枉
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屬天下漢祖
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

祖宗誤

者如此是自二代已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
代盛矣然禹之孫大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
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
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一作所被者遠五
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
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
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
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執蓋
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
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

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
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彙卷之十

康熙庚寅良月能傳是樓宋本校



程